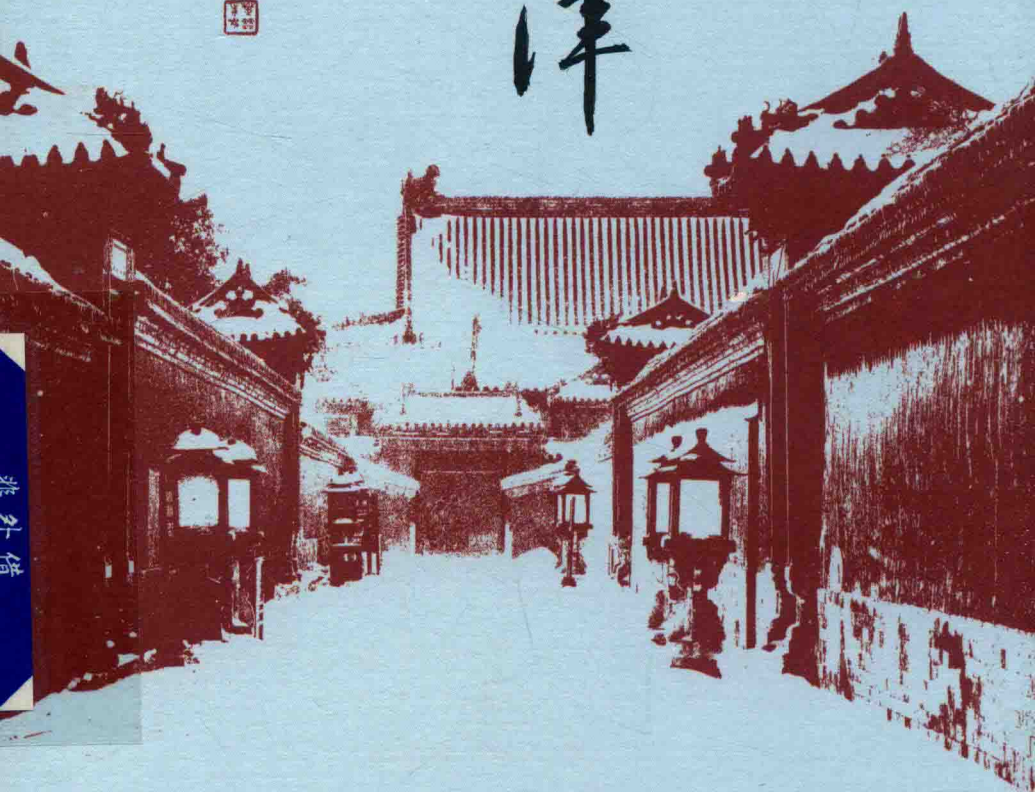


叶广芩家族小说精选集

逍遥津

叶广芩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叶广岑 著

逍遥津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逍遥津 / 叶广芩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306-7573-1

I. ①道… II. ①叶…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6996 号

逍遥津

XIAOYAOJIN

叶广芩 著

责任编辑: 赵世鑫

封面设计: 苏艾设计

特约编辑: 刘书棋

内文设计: 郭亚红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45 千字 插页: 2 页

印张: 7.25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

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1 号

电话: (0539)2925659 邮编: 2760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戏曲的延伸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以《逍遥津》为题目的中篇小说集，由四篇用京剧传统剧目为题串联在一起的故事组成，让人感觉似是演绎京剧，其实不然。我是借用京剧的魂魄来谈论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来纪念逝去的和依然存在的亲戚朋友，讲述我的街坊四邻。如今环境已然改变，年青的一代正在崛起，依稀的往事糅和在京剧二黄的旋律中，换了一代又一代人，偶然流散出来，陈旧与新奇的混杂，曼妙无比。

京津地区是和戏曲联系在一起的，儿时的记忆印象深刻，红墙黄瓦、豆浆油条和戏曲一样深深地融入到了我的血液中，成了生命的符号，成了命运的一部分。这些感受是由一个个细节、一出出剧目组成的，《盗御马》《小放牛》《三岔口》《大登殿》……一场又一场永远看不够的戏剧，一桩又一桩说不尽的喜怒哀乐，它们伴随我走过了童年的路，很疏远也很亲近。

一晃几十年过去，眨眼之间自己有了一把年纪，在高楼林立、车

水马龙的城市中，多次停下脚步寻觅悠扬的胡琴声，也似乎只有我有这闲心。胡同已远去，连同那些明明灭灭的故事一起隐于历史的深处，如同一阵风，淡了、散了……

然而淡淡的琴音，召唤的气息却是如此强烈，强烈得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呼唤，让我在西皮二黄的旋律中引领着一群年轻的和不年轻的读者，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穿透进戏曲的内核，回归市井，回归世俗，回归人间烟火，回归到我们父辈的曾经。

时间在这里有了重量。

生活如同一瓶陈放多年的佳酿，静时慢慢品味悠远绵长，回味无穷。过去的岁月里暗含着今天的必然，在今天的现实中又能窥出逝去年月的痕迹。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感到了过去和今天的衔接，感到了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和对艺术的尊重。借小说集《逍遥津》来回顾一段岁月，目的是与大家从片段细节中追溯历史，品味人情、琢磨生活、感念今天。

人世兴衰，岁月更替，或许都是命中注定。在这座城市里蕴藏的无处不在的大气底蕴，依然荡漾在我们周围，浸润着我们，温暖着我们。

走南闯北，我不能忘记戏曲给予我文字中的爱和敬意、尊严和高尚，从一出出剧目里我看到了这座城市内里的坚韧和达观。

目 录

001	逍遥津
061	三击掌
111	拾玉镯
159	小放牛

逍遥津

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

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

我恨奸贼把孤的牙根咬碎……

欺寡人好一似猫鼠相随。

——京剧《逍遥津》汉献帝唱段

在我父母的婚姻中，状元刘春霖固然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另外两个人，我母亲的表舅七舅爷和父亲的同学王国甫更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没有他们，状元提的亲事便不能实现。按事实说，状元只是个牵头的，具体参与细节操作的是七舅爷和王国甫。

七舅爷是一个两面都说得上话的人，也是凑巧，他一生从未给人保过媒，只这一桩，还成了。他对这桩婚事感到非常满意，他为一个穷丫头改变了人生轨迹，从贫穷到富贵。这样的情景只有戏曲里才会出现，我的母亲和母亲所生的子女们应该感念他一辈子。比如我，若没有七舅爷的周旋，不会是大宅门里的小格格，很有可能成为炸开花豆老纪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混迹于引车卖浆者之流，穿梭在摊贩伙计辈之间，最好的前程不过是当个绒线铺的内掌柜的。

解放前，七舅爷和他的儿子青雨在北京是两个很精彩、很出名的人物，跟老北京上了岁数的人一提钮祜禄钮七爷，没有不知道的；跟老北京人一提男旦钮青雨，也没有不知道的。可惜，今天知道这两位的老北京已如凤毛麟角，这两个人早已淡出了北京人谈论的话

题。我这两位亲戚，前后脚走了。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他们却活在了北京的记忆中，活在了亲人的追念中。

我没见过七舅爷，也没见过青雨，他们的事是从父母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串联起来的。仅这不完整的讲述，便已经让我震撼，让我感动，让我有紧紧拥抱他们的冲动。

我认识七舅爷的女儿大秀，大秀比我母亲长寿。七舅爷成就了他的外甥女我母亲的婚姻，却忽略了自己的女儿大秀，以致大秀终身未嫁，到死仍是个未出阁的老姑娘。大秀活到了九十岁，无疾而终。晚年的大秀身边没有亲戚，她这个年龄当然也没有了朋友，破旧小院，孤寂悲凉，每天相伴的就是窗外枝头跳上跳下的麻雀。

我的探望让老人欣喜，她说我长得像母亲，我的母亲如果活着，应该是九十八，比她大八岁。大秀属于无依无靠的五保户，以前还能做补活养活自己，后来手脚不行了，才向街道提出五保申请。街道安排她住到养老院去，大秀不去，说她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走，她会走得很快，不拖累人。寂寞中的大秀头脑清晰，记忆清楚，她跟我说了她父亲和兄弟的不少事情，让我认识到了我母亲那个家族的另一面性情。

在我的心目中，我把大秀看作了母亲，只要回北京，一定要到她六条的小院去看她。那年回去，我买了一大抱白百合送到了大秀屋里。我去的时候她正隔着窗户喂麻雀。我奇怪雀儿们跟她的熟稔，她说都是多少年的旧相识了，彼此知根知底。我把花送到她怀里，她说接受这个太奢侈，我说是送给七舅爷和青雨的，她很高兴，搂着我的脖子亲吻了我。

大秀让我把花插在靠墙的玻璃瓶子里，墙上有七舅爷和青雨的

合影，照片里的七舅爷清俊儒雅，穿着马褂，很闲适地坐着；青雨站在他爸爸身后，穿着西装，扶着椅背扭身送胯，清秀的眉眼像个丫头。两个人都凝视着镜头，给我的感觉就是凝视着我和我送来的这些花。无论我往哪个方向挪动，他们的眼神都在追随着我，像是有话要对我说。

那天，大秀紧紧握着我的手，讲了许多以往不曾说过的事，尤其是有关青雨一些难以启齿，令人震惊、伤痛的事。没想到那天夜里大秀就走了，走得很平静。我想她是替我给七舅爷他们送花去了……

二

我是在七舅爷死后出生的，有关他老人家的信息很多是从听戏引出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常跟着父亲去听戏，印象最深的是《逍遥津》。《逍遥津》是出悲苦戏，说的是曹操威逼汉献帝的故事。曹操带剑入宫，乱棒打死了皇后，还鸩杀了皇帝的两个儿子，害得皇上在龙案后头哆哆嗦嗦地抱怨自己是猛虎失威，是孤魂怨鬼，是扬子江驾小舟，风吹浪打，不能回归。

这一段慢板唱得悠悠荡荡，荡荡悠悠，如泣如诉，最终以一句开阔高昂的散板“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炸雷般结束，让人一惊，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

跟父亲听戏，每回听到“猫鼠相随”我都要睡觉，看不到真的猫鼠在台上相搏，很没意思。穿黄袍的皇上在上头没完没了地唱，没有

耗子也没有猫，猫鼠不出来，就犯不着那么使劲儿地看。不看干什么呢，戏园子里所购的花生瓜子又不禁吃，棉花糖已经干掉了五块，只好睡觉。于是，原本垫着父亲大衣，高坐在椅子扶手上的我“哧溜”一下就滑下来，闭上了眼睛。

我不懂一出杀人的戏为什么叫了个挺舒坦的名字《逍遥津》，也不知这个皇上怎的窝囊到只有唱，没有别的花样，比如拿个大顶、炮个小翻什么的……总之是稀里糊涂地听，稀里糊涂地吃，稀里糊涂地睡，稀里糊涂中被汉献帝那一声“喧哗如雷”惊醒，看到的是父亲兴奋地直着身子叫好，周围喝彩一片。

给汉献帝叫过好的父亲，领着我回家的路上却说，这个汉献帝唱得不好，咬字不准，老家八成是宝坻县种蒜的，你听“猫鼠相随”那个“随”字，竟然冒出了京东紫皮蒜的冲味儿。我让父亲跟汉献帝去说说，下回把紫皮蒜换成羊角葱。父亲说，没有用，娘胎里带来的。父亲又举了几个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的名字，说他们在台上有时个别尖团字的发音也不准确，不是没学到家，是偷懒。父亲听戏听得仔细，我不行，听什么都是糊涂。

父亲说《逍遥津》这段二黄唱得最好的，当属牧斋，牧斋之后就再无人能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了。

牧斋指的就是我七舅爷了。七舅爷名景仁，字牧斋，我母亲的表舅。从辈分说，父亲低着一辈儿，不该直接叫七舅爷的字，可是父亲在娶我母亲之前就跟七舅爷是朋友了，一块儿称兄道弟惯了，并没有因为后来成了亲戚而改口。

作为媒人之七舅爷，在父母亲结婚后，走动得更勤了，两家

的关系也变得近了许多。表舅是一种怎样的亲戚关系我搞不清楚，要厘清楚这圈套圈的关系恐怕也颇费时间，“文革”时候唱《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我就想，我母亲的表舅也数不清，听听吧，都七舅爷了，前头还有六个哪！

母亲对七舅爷敬重有加、关照有加，每回舅爷来了都要给舅爷做海鲜打卤面。那时候的海鲜不过是用温水发了的大海米、鹿角菜和白肉汤打卤，不是现在用的张牙舞爪的生猛。北京人过生日才吃打卤面，对七舅爷却是特殊，七舅爷喜欢打卤面，喜欢鹿角菜嚼起来咯吱咯吱的感觉。

七舅爷专找父亲在家的时候来，他是来找父亲唱戏的。七舅爷一来还没等茶壶里的香片泡出味儿来，我父亲的胡琴就响了，开场便是《逍遥津》，接下来七舅爷一段一段地唱，父亲一段一段地拉，《文昭关》《三家店》《借东风》……老生戏几乎都要过一遍。唱的要唱足，拉的要拉够，直待掌灯我母亲端出晚饭，父亲的胡琴拉出二黄导板，七舅爷唱出“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便算到了尾声。唱了一个下午，这时七舅爷的嗓音已经放开，亮出了炉火纯青的功夫。以《逍遥津》开始，以《逍遥津》结束，不过，后头的《逍遥津》和前头的可是大不一样了。

看到饭桌上的打卤面，七舅爷会不安地掏出手绢擦汗，嘴里说着该走了的话，可屁股并不动窝。母亲一定会执意地挽留，父亲也会借着往墙上挂胡琴的机会堵在门口，说着些必须留下的理由。七舅爷的日子过得窘迫，不似我父亲有固定的收入，七舅爷没工作，全凭典当家底过生活。以前过惯了拿钱粮的日子，辛亥一革命，铁杆庄稼没了，猛地一收，还真的有些刹不住车。

七舅爷家穷，但日子过得闲适。文章写到这儿，我思索半天才想出“悠闲”这个词，觉得还算比较贴切，至少对七舅爷本人来说，日子过得是悠闲舒展的，至于其他成员就另说着了。

七舅爷家住在东四六条，离我们家不算太远，跟老五住的九条只隔了两条胡同。七舅爷不上班，闲散的时间无处打发，除了上我们家以外就是上老五那儿去。老五那时刚被我父亲赶出去，正有着获得自由之身的欣喜和张扬。七舅爷一去他便张罗着从饭馆叫席面，七舅爷知道老五的性情，自然也不客气，尽着有名的、好吃的、爱吃的使劲点，吃不了兜着走。老五不会拉胡琴，但是会弹三弦，会填词作曲，七舅爷会跟胡琴也能将就三弦，每每在三弦的伴奏下唱京剧《逍遥津》，唱出来别有一番风味。

我现在想，跟几十年后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大概如出一辙，京剧既然能跟钢琴结合，肯定也能跟三弦结合，在那个时代应该颇具后现代意味。如果说七舅爷跟我父亲是朋友，那么跟我的五哥、金家老五就是忘年的莫逆了。

七舅爷家的小院不大，廊子上挂着鸟笼子，院里跑着京巴，北屋窗前，东边一棵红石榴，西边一棵白海棠，当中本应是金鱼大缸的位置换了一个雕花石头基座，既可以当桌子也可以当凳子。石头基座是圆明园遗址的旧物，雕工精美绝伦，是七舅爷早些年间花一百两银子从圆明园福海边上农户手里淘换回来的，绝对的皇家气派。七舅爷最爱的是在雕花基座上摆弄他的那些蛐蛐，他的蛐蛐个个不凡，都是上了名虫谱的。

七舅爷起得晚，每天太阳老高了才打着哈欠从屋里踱出来，出来先看天，凝神注目呆坐一个时辰，才趿拉着鞋走到墙根，打开他的鸽子笼，让一群鸽子飞上蓝天……

七舅爷很忙，忙在他的鸟和虫子们身上。他养的蓝靛颀能叫全十个音，别人的能叫全七个就是珍品了。所以鸟在七舅爷的眼里，比他闺女都珍贵，常常是起来以后早饭顾不得吃，先伺候他的鸟，给鸟洗澡，喂肉虫子，鸟舒坦了，然后才是他自己。

七舅爷让闺女大秀给他买炒肝去，指明上东口别上西口，说西口肠子洗得不干净，蒜汁也是昨天晚上砸的，不地道。大秀说隔壁学校第三节课都下了，马上该吃晌午饭，卖炒肝的早收摊改卖炒饼了。七舅爷问午饭吃什么，大秀说正想辙呢。七舅爷说，你妈要是不愿意做饭，上“瑞珍楼”叫份红烧鱼翅，外搭烩海参、炒胗肝、高丽虾仁，四样正好一食盒；“同福楼”的红焖猪蹄、四喜丸子也不错，都在牌楼圈里头，省得跑冤枉道……

大秀说，厨房还有半把虾米皮，半碗杂面，不如就吃疙瘩汤。

七舅爷就是嘴上的功夫，有了虾米皮疙瘩汤便不再坚持烩海参，一转脸就把海参忘了，直着嗓子让二秀把桌底下紫罐的虎头大阔翅拿来。二秀六岁，面对着桌底下一排蚰蚰罐不知取舍，问她爸爸虎头大阔翅是不是让人咬了大夯的那个。七舅爷说，是咬了别人大夯的那个。

七舅爷接过蚰蚰罐，掀开一道缝，拿马尾很小心地拨弄他的“虎头”，“虎头”在罐里嘟嘟地叫，七舅爷在罐外头也嘟嘟地叫，整个一大蚰蚰。七舅爷让二秀给他的“虎头”弄俩大青豆来，二秀说没有青

豆，七舅爷让二秀去想办法，二秀就把自己玩的包拆了，把里面的豆子掏出来，拿水泡上。小姑娘心里挺拿不准，也不知是不是青豆。

七舅奶奶身体不好，虚胖，老是喘，又怀了孕，腿脚肿着，家务活基本上干不了，整天挺着大肚子靠在躺箱上。现今的人对躺箱已经没有概念。旧时北京老百姓都睡炕，连宫里皇上都睡炕，至今北京人将晚上休息还说成“上炕睡觉”，可见炕的概念在北方人心里多么根深蒂固。躺箱是靠墙顺着的矮柜，柜里放着四季的衣裳，柜上放着一摞摞的被褥，东北人管它叫炕琴。

七舅奶奶在花花绿绿的被褥上歪着，用七舅爷的话调侃说“也是落在锦绣堆”里的。七舅爷对生活的乐观松心和七舅奶奶对穷窘日子的安之若素无思无虑，达到了老庄的境界，让今天的我敬佩不已。他们对生活充满感激和喜悦，充满了理解和想象，就是窗台上偶尔落下一只歇脚的马蜂，也能让两口子欣赏半天。

七舅爷的幸福原则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其实就是百年前老北京人憧憬的小康生活。那个时候七舅爷除了钱，其他都几乎达到小康了。遗憾的是没儿子。为这个七舅奶奶心里总是觉得歉疚，好像生不出儿子责任全在她。七舅爷说，儿子不儿子我不在乎，有儿子未必就是福，你爹妈真把你嫁个淘大粪的，你即便养出七八个儿子，还不得见天儿屎壳郎一样拖着一帮儿子在东直门外粪场晒粪？

七舅奶奶说，我阿玛也是东陵的礼备护从，我们也是有根基的人家儿，能嫁给淘粪的？

七舅爷说，给死皇上站岗的，跟冥衣铺扎的烧活差不多，还不如

淘粪的呢。

调侃中，两口子都说对儿子不在乎，可心里都盼着有儿子，要不七舅奶奶也不会到了四十三还要生养，身体到了这般模样还要挣扎着孕育下一代。在那个巨大得快要涨破的肚皮里，用七舅爷的话说，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儿子！

“大儿子”来之不易，是西山门头沟延生观兀老道的丹药幻化而成，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之所以把七舅奶奶折腾成这样，是儿子来自仙家，从胎里就与众不同。

兀老道原是白云观的火工道人，不知犯了什么错儿被贬到西山延生观，没人管束就成了精，弄出了延子丹，说是只要吃了延生观的丹药，没有孩子的有孩子，想生男孩的百分之百生男孩。惹得一帮一帮善男信女成群结队往荒山里跑，有的为求子，有的为见识仙丹。兀老道因祸得福，赚了不少钱。

七舅爷对左道旁门向来是深信不疑，这也与他大孩子般的好奇性情有关。大秀说过，北京有什么新鲜事儿都不敢让他爸爸知道，他爸爸跑得比巡警都快：前门电车出轨了，工人还没到，她爸爸先到了，上上下下地瞧，人家还以为他是电车公司的；传闻北新桥发现了海眼，井底铁链子下头拴了头猪，她爸爸奔了去，千方百计要证实那井口和铁链，两手拽不到那铁链子不算完；说是海淀水泡子里冬天长出了粉荷花，看稀罕的人群里自然少不了她爸爸，别人看看就罢了，她爸爸得就近赏玩，弄得浑身精湿，搞清楚了，是小孩点的荷花灯，被风刮水里冻上了；有一回听说草场三号一个小媳妇生了个孩子，肚脐眼是嘴，还会叫妈，她爸爸到草场三号去打听，让人家爷们儿给轰了出

来，差点儿挨顿揍。延子丹这样的事自然少不了她爸爸……

有一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到了滴水成冰的季节，所谓腊七腊八，冻死寒鸦，就是指的这段时节。这个年份之所以记得清楚，是那一年北京冷得出奇。大秀后来回忆说那年冷得邪乎，地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带回音儿。院里的砖头，眼瞅着啪的一声就裂了，茅坑里的屎尿冻成了冰山……这样寒冷的北京，大概经历过的人已经不多，现在全球气候变暖，人们已体会不到那深入骨髓的冷了。大秀说，那天，她只穿着一件小棉袄跑我们家来，冻得说不出话，围着炉子烤了半天，喝了一碗热茶，才哭出来。她跟我父亲说她爸爸走了半个多月了，没有音信，八成是遇到了不测，她妈急得不吃不喝，在炕上躺了两天了。父亲问她爸爸上哪儿了，大秀说是上了西山延生观，找兀老道修道炼丹去了。

父亲二话没说，就带上我大哥去了西山。他们在阜成门外雇了三头壮驴，大哥问父亲为什么雇仨驴，父亲说另一头是给牧斋备的。爷儿俩没走出多远就下了雪，崎岖的山道上空无一人，天快黑了，才到了延生观门口。大哥眼睛尖，远远看见雪地里衣衫单薄的七舅爷在光着脚哆哆嗦嗦搂柴火。父亲冲着人影说，是牧斋吗？

七舅爷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待看出是父亲，喊叫着连滚带爬地扑过来，一把抓住再不撒手。父亲问七舅爷怎么成了这样，七舅爷说，一言难尽哪，我做梦都想有个儿子……我让那个兀老道欺负惨了……他不让我回去，让我见天儿给他干杂活，您瞅瞅，我还有个人样儿吗？

父亲问七舅爷是继续修道还是跟他回家，七舅爷说当然回家，